



潘恩学著

情满大地

新疆人民出版社

序 言

1950年，我在沈阳皇姑屯铁路工厂（现改名为沈阳机车车辆工厂）工作。

五·一国际劳动节临近了。我们准备五·一那天庆祝工会成立。忙乱了一天，好容易等工人都回家去了，我走出工会筹备会办公室，站在台阶上伸了个懒腰，抬头远望，只见西边一片红霞，准是太阳落山了；待我仔细一看，哦，原来是翻砂车间那个炼铁炉在出铁的火光。

“啊，他们还没有下班！”

我脑子里忽然浮现出《国际歌》里的句子：“快快，趁着炉火通红，打铁趁热才能成功……”

他们利用废弃材料，主动加班，修成两台溜光“北平号”和“南京号”机车，为解放军南下解放北平和全中国做了一件好事。他们精神焕发，意志昂扬，好像什么事都能办得到。他们的这种精神鼓舞了我，我忘了去食堂就餐，急急忙忙回到宿舍，准备把此刻的灵感写一篇文章。刚写下题目“今天”两个字，就有人敲门。

“请进。”

走进来的是身材高大的车工潘恩学。他虽然才20多岁，但沉稳踏实。在不久前加修“北平号”的劳动中，他是其中顶卖力气的积极分子。

他进屋后有点羞答答地欲言不语地站着，眼望着桌子上的稿纸。

我开口问道：“还没有回家，有事吗？”

他终于说出他的心事：“什么是稿纸？写小说是不是得用稿

纸？”

我拿起桌上的稿纸递给他看。他爱不释手地拿着稿纸前前后后翻着看。他看到“今天”两个字便呐呐地问道：

“你是记日记，还是写小说？”

“不是写小说，是想把我今天的感想写出来。”我说。

他又问道：“写小说很难吧？”

“怎么，你想写小说？”我诧异地问他。沈阳解放半年，竟有工人想写小说，这太不寻常了。我不敢错过一个工人想写小说而我放弃帮助他的责任，非向他刨根问到底不可。

他吁了一口气，缓缓地把他的身世向我表露：“我是在我出生四个月时，父母挑着我和3岁的哥哥从山东老家渡海到东北北大荒逃生的，在从辽南上岸不久母亲就病死在路上，父亲为了给我一条生路，就把我卖给了一位无子女的忠厚贫农。在我14岁那年，收养我的祖父、祖母和父亲母亲都相继死去了，我就成为流浪在城市的孤儿。我很想把我那种苦难的经历写出来……”

我听了他的陈述，很受感动，鼓励他写，并说有困难我可以帮助他。

他在兜里掏出两个白面馒头递给我说：“你还没有吃饭，请吃个馒头吧。”

以后，我们常谈些有关写小说的问题。可惜的是，五·一节后不久，我离开了皇姑屯铁路工厂，到大连干部疗养院治病，并写《火车头》长篇小说去了。

和潘恩学一别就是十多年。在这十几年中他从工人提升为该厂的工会主席，后来又调北京，在铁道部做工会工作，1958年组织上送潘恩学到西北某工业基地做政治工作。1969年10月潘恩学刚刚从被关了三年的牛棚“解放”出来不久，不知他是怎样打听到我已调到北京市文联，他坐三天火车到北京来文联找我。那时我还在“牛棚”，没有行动自由，当然不许接待任何人。

潘恩学急了，气冲冲地叫道：“我是皇姑屯机车厂工人中的第一个党员，她是支部书记，是她发展我成为党员的。有什么理由不许我见她？”

他嚷了半天，造反派到底把我叫出来了。

我一看见潘恩学，又欢喜又难过，千头万绪堵住了喉咙，说不出话来。潘恩学到底是潘恩学，这个时候还敢来看我！

我们彼此只互相问了问好，我关心地问他小说写出来没有？他答道：“哪有工夫写呀！”我们只简单地说了几句话，我心里明白，他是很愤慨，但又无能为力，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他回想起十多年前，一个在工人中颇有威信的女干部，现在忽然成为“阶下囚”，这是什么世道啊！

.....

以后，又十多年没有见面。原来他一直在祖国大西北那块宝地定居下来。

这次见面时，我早就转回中国作家协会了。我分到了新居，他舒坦地在我家作客，一同畅谈祖国的升平盛世，改革开放已使祖国变得愈来愈好。他已离休了，头上长了白头发了。

他高兴地告诉我，他传记体的长篇小说作品已脱稿了。他利用离休后的日子，努力执笔，完成了他一生的心愿！

潘恩学同志的经历，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从苦孩子、苦工人一直到祖国最需要的工业基地当了领导干部，这又是带有传奇性的。他的经历，是与从贫穷屈辱到繁荣强盛的祖国的经历分不开的！因此，他的这本传记体的书，我想对当今的青少年来说是具有教育意义的。

我祝贺他的书出版成功。

是为序。

草明

1994.4.4 于北京

目 录

序 言.....	草明
榆树屯风水绝好地	(1)
痛舍儿涵泪三台子	(5)
得贵子小二变大六	(14)
名“树直”寄托大希望	(19)
白担心亲爹不来养父来	(22)
全抛却养父断然离家去	(24)
意料中亲爹千里来寻子	(26)
跳大神黄大仙骗人钱财	(30)
犯糊涂张老三调戏儿媳	(33)
受惩罚公爹吃马料	(37)
明大义张四婶返回婆家	(40)
救秋菊“女乡约”不畏强暴	(43)
育树直众亲人宽严相济	(46)
农家乐老广喜自编唱段	(49)
知家贫小树直赤脚玩耍	(52)
相女婿鲁玉环定“原则”	(56)
看媳妇李玉清过关口	(59)
开新风双玉美名传	(66)

困报复阴毒黄大仙	(69)
信鬼话夫妻受煎熬	(72)
热心肠张四婶再办喜事	(77)
贫加病二三嫂香销玉殒	(80)
为救国众乡亲齐心办学	(83)
不知羞景祥家又出丑闻	(86)
奸幼女孙柱子天良丧尽	(90)
娶媳妇大六只图好玩	(93)
受启发树直依然糊涂	(97)
挖疔毒爷爷与世长辞	(100)
太伤怀孙子悲泪常流	(104)
通人性忠犬竟遭不测	(107)
树直打年纸合家欢乐	(110)
桂花太粗心破五摔盆	(114)
鲁家解体小两口各奔前程	(118)
寻父不遇鲁树直先见新妈	(121)
新妈妈抽大烟暗中卖淫	(125)
穷车夫拉帮套忍辱含垢	(128)
太阳岛诉衷肠苦女悲伤	(131)
“关家店”学手艺树直为徒	(134)
大姨子二妹夫害人害己	(139)
富掌柜苦学徒两副心肠	(142)
“居士林”众徒弟义救金家	(145)
换门庭关掌柜搞开除闹剧	(149)
乌七八糟搬出大宿舍	(153)

受骗上囚车形同牲畜	(156)
当劳工策划逃跑	(161)
冒死闯沼泽虎口余生	(166)
路遇日本兵化险为夷	(170)
邂逅古大姐顿悟风情	(174)
突遇警官有惊却无险	(178)
死里逃生回到哈尔滨	(181)
为躲毒手投入亲人怀	(184)
斗日寇众志成城获全胜	(187)
有隐私薄情夫妻终分手	(192)
勇断臂井上君抵制侵略	(195)
露真情树直小娟相恋	(198)
树直古板辜负少女真情	(202)
苦命人小娟含怨辞人世	(205)
命更苦李玲终嫁好丈夫	(210)
奸幼女姨父禽兽不如	(214)
忘戏词大出洋相	(220)
受启蒙参加罢工	(224)
苦熬尽东北迎来新曙光	(230)
觉悟高树直加入共产党	(235)
狂轰滥炸老孙发家破人亡	(240)
想不到打“虎”人反成“老虎”	(245)
哭笑不得众“老虎”自动回笼	(249)
大跃进树直孤身远上大西北	(255)
戈壁滩上初尝狂风滋味	(260)

水工鸳鸯生下石田戈壁	(265)
新官上任向上多要“老婆”	(268)
六首长发扬传统下小队	(271)
说真话语惊四座喊饥饿	(275)
馍送人忍饥挨饿吃草籽	(278)
太脆弱李玲两度患疯病	(282)
百里跋涉铁林探望父母	(287)
甚荒唐儿女被迫骂老子	(291)
得解放妻子却犯疯病	(294)
当厂长制止批斗大会	(299)
好惊险疯人藏匿手枪	(302)
水管裂惊动中央首长	(305)
铁林回城全家欣然南游	(309)
参加联欢李玲心花重放	(312)
寡廉鲜耻大伯子欺侮弟媳	(314)
白费口舌小孟妻拒返老家	(317)
老天捣乱千铁人战冰蛋	(321)
公事为重李玲又气成疯	(324)
掏粪捡电杆全为公家忙	(328)
亲自挖管沟感动了“上帝”	(333)
一心为群众两度写检查	(337)
有了挖泥船没了秦书记	(340)
受刺激李玲六进疯人院	(344)
搬救兵坦克威震昌马河	(348)
寻解脱坠楼身亡绝红尘	(352)

看未来踏上人生新里程	(356)
后 记	(359)

榆树屯风水绝好地

榆树屯是沈阳南一个小村庄，地处长白山余脉延伸的丘陵地带。村南八里有座青龙山，村北一里有条白虎岗，当地人说这是“卧虎望龙”，绝好的风水宝地！

说起青龙山来，传说就多了。有的说太子河从长白山流出来，一直是从东向西奔流，而流到青龙山尾巴的地方，突然掉头向南而去，走了一个大弓背。这时，青龙不耐烦啦，想爬上岸，还走它的捷径。可是，当它绕过弓背再次下河时，河岸上突然冒出一个尖头山来，挡住了它的去路，它想再返回太子河可已精疲力尽，只得永远僵卧在大地上，成了一条十五公里长的青龙山。还有的说，这条青龙在它的水晶宫中住的时间长了，感到凄凉寂寞，就想上岸晒晒太阳。上岸之后，被和煦的阳光晒得太舒服啦，就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最后化作了一座山。

青龙山坐东朝西，“龙头”仰着，人们叫它龙王顶。当地人把龙王顶当成“晴雨表”，说“龙顶戴帽，风雨来到”，事实上，还是很灵验的。

青龙山上长有片片的柞树、枫树和松树，从远处看好像龙身上的鳞甲一样。山北有三个村庄：青龙庄、头道沟和二道沟。青龙庄

地处龙王顶下边，头道沟和二道沟分别在青龙右侧前爪下。

青龙山南麓满山都是乔木林和灌木林，也有前后两支脉，在两支脉之间有一座古刹，叫“栖云寺”，是道教寺院。该寺规模挺大，有三层大殿，有道士十余人。夏秋之际，山北村庄的人们去山南采集“欧粒”或榛子，都会到“栖云寺”里喝寺院里的清泉水。道士们对乡民老少都非常友善。有时道士下山到村庄里，村民们对他们也很热情，赶上啥吃啥，关系十分融洽。

再说榆树屯村北的白虎岗。这条白虎岗不高，头东尾西，长约五公里上下，东有虎头岭，白虎好似张着巨口要去咬青龙的尾巴，但在它嘴前又有一座孤立的馒头山，使“老虎”咬不着龙尾，从而在沈南大地上形成了白虎追青龙，龙虎相嬉的景观。

榆树屯村南还有一条叫下沟的小河，其水源一是来自青龙山的泉水，一是来自虎头岭和馒头山的雨水。平时，这条小河沟人踩着石头就可以迈过去，但到了连绵阴雨天的七八月份，河水猛涨，小河沟一下子成了几十丈宽的大河，洪水冲出三个S形的河床，从农田里径直闯过，疯狂地奔向太子河，再经辽河汇入渤海。

榆树屯有四十多户人家，全都是坐北朝南的房子，但多数是草房。分东街西街和前街，基本上是三大姓，即鲁、赵、张。东街为赵姓，西街和前街为鲁姓，张姓插花住着。

由于全村都是自耕农的小门小户人家，既无财主，也无赤贫者，所以，这个小村庄在人际关系上比较和睦、亲近，邻里纠纷很少。

全村四十来户人家中，拥有大牲口的户数约占三分之一。没有大牲口的人家种地、打场时就跟有大牲口户领“牛具”。大牲口户一般都抢墒情先给无大牲口户种上地，到秋后也先抢时间把无大牲口户的粮食拉回来，打场脱粒，使之早日颗粒归仓。无大牲口户则在农忙时，也主动去帮着大牲口户干些除草、割豆子、拾棉花等活儿，所以，全村乡民是一种相互依存、互相扶助的关系，民风很是淳

朴。

“榆树屯”的得名是因为村子东街中段处有一棵上千年的老榆树。老榆树虽已千岁，有四人合抱之粗，其树心已经腐空，但从树身上长出来的新枝却十分繁茂，树荫之大，有近百平方米，因此树下就成了全村的第一个聚会场所，无论冬夏春秋，在收工后或农闲时，只要是晴朗天气，这里便会聚集很多人，坐在赵姓村民安放的大石头上，谈古论今。

乡民们谈论的话题极为广泛，古今中外、天上地下、神鬼人间，无所不包，无所不谈。随着时局的变化，话题有所侧重，直奉大战时，谈直奉战争，谈郭松龄倒戈。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少帅张学良易帜后，又主要谈论这两件事情。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占东三省之后，主要话题就是谈论中国人抗日斗争的事儿了。

村子还有第二个聚会场所，就是在下沟北岸高地上的龙王庙前。

这座小庙是歇山式青砖青瓦建筑。在榆树屯，这是一座最好的建筑。庙前台上铸有铸铁大香炉一尊，其左下手处有钟亭一座，亭内挂着铸铁大钟一口。此钟为明代时铸，重约千斤。从每年春节前一天，到正月十六日，全村无论贫富都命自家儿童每天到庙里进香三次。进香的规矩是先在自家把神香点着，一般是三至九炷香，再把点着的神香送到庙上，插入香炉之后，用硬木棍子击钟三响。因此，一到全村进香时期，那钟声便不绝于耳。

龙王庙的神龛外边两侧有砖刻的对联一副，上联是“保八方风调雨顺”，下联是“佑九洲国泰民安”，横批是“有求必应”。

说也奇怪，这主管水的“龙王爷”，在这个小村庄里还兼管阴间的“户籍”工作，就是当村民去世时，都要由死者的子孙或侄儿外甥们在年高长辈的带领下来到庙上“报庙”，意思是由死者的男性亲人领他（她）来向“龙王爷”报到。“报庙”的人们在来庙的路上喊叫死者的尊称，意在叫死者的魂灵跟着来和“龙王爷”报到，而在归

程中“报庙”的人则嚎啕大哭，以示对其亲人永远离世的悲哀之情。

这个小村庄男孩子们玩的地方很多，特别是嬉水的地方布满了整个下沟。小沟里的小鱼小虾也很多，成群结队的鸭子、鹅在水中觅食，孩子们在水中嬉戏，抓鱼捞虾。这些，给这个小村庄增添了不少的生气。

夏秋季节里，青年男女，夹杂着一些孩子，挽筐提袋、成群结队、唱着乡间小调或情歌，到山上去采摘野果。这更是把美丽的大自然和人间的和谐欢快融为一体。

榆树屯是个贫富不悬殊的小村子，而它的四周就不同了。东南一公里半是沙家屯，这里是辽阳县三区所在地，有“沙榔头”等五六户财主。村西一公里的双庙子村，有辽阳县首富梁金山，此人是烟台炭坑的督办，自建一条青砖瓦舍的街道。村西北一公里半叫红崖子村，该村的前街是宋姓家族的财主。村的东北、白虎岗后叫长庄子村，和村正南的头道沟村，都同榆树屯一样，是贫民较多的和睦村庄。

榆树屯地处平缓的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无大旱大涝，乡民的收成较为稳定，人们虽都不富裕，但能维持温饱，故比较安定。

追寻这个村庄居民的由来，都说来自“戴英歌”，而“戴英歌”是人名还是地名，谁也说不清楚。从鲁姓的老坟埋葬的坟丘来看，从主坟到近年埋葬的新坟已有三十多代。由此看来，鲁姓在此地至少已居住了数百年。

痛舍儿洒泪三台子

1922年，即民国十一年，春二月的一个风雪飘飞的傍晚，正是沈南地区那“糟人不糟水”的天气（意思是可以冻死人，但有时却不能把水冻成冰）。

在辽沈大道旁边，有一个叫三台子的村庄。由于外面雪冷风寒，村民们吃过晚饭后，就缩在自家的热炕头上，说些闲话，打发临睡前的这点时间。大道旁有一户姓金的人家。男主人金老汉出来解大手时，正巧碰上一个高大的中年汉子，挑着两个箩筐从大道的南边步履艰难地向着金家走来。这个汉子怕已经解完大手的人进了屋，连忙高声喊到：“大爷，大爷！”金老汉听到有人喊他，就站住了，等那挑担子的汉子来到眼前。还没等金老汉发问，那汉子急忙放下担子，向老汉做了一个揖，说：“大爷，这里有小客栈没有？”金老汉只凭这一句话，就断定这汉子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因为这些年来，从山东渡海过来的逃荒的侬子太多了。

金老汉是个善心人，马上对这汉子产生了同情之心，忙说：“是从山东来的吧？这儿没有客栈。要住客栈，还得向北走十里路，到双台子村，那里有客栈。”

接着，金老汉问汉子：“从山东过来，怎么就你一个人？”汉子一

听这话，就伤心地落下泪来，他说：“不瞒大爷，从山东老家出来时是四口人，在海城死了一口，现在剩三口了。”金老汉问：“那两口呢？”汉子轻轻地揭开一个破被盖着的箩筐说：“这里有一个”，又指着没有揭开的箩筐说，“那里边还有一个，也快要死啦。”说着，汉子就哭了起来。金老汉不忍看这可怜场面，不加思索地说：“快别哭啦，快把他们挑到屋里去吧！”

这时，女主人已从窗户上看到了他们在大门外说话的情景，也听清了这个汉子的来历，所以赶忙下地，叫汉子快把孩子抱出来。大孩子还未睡，顶开破被叫了一声“爹”，女主人随手把大孩子抱到炕上。汉子慢慢地揭开小儿子的箩筐，嘴里喃喃地说：“小二还活着吗？”他把孩子抱出来看了看，高兴地说：“还活着呢，还没有死！”这时，温暖的屋子里，一下子散发出一股酸臭味。一路上，小儿子一直拉肚子，箩筐下边垫的破褥子被稀屎和尿浸成一团，酸臭得不堪入鼻。再说那孩子已经奄奄一息，连眼皮也无力睁开。女主人一看，吓了一跳，说：“快把他放在炕头上，叫他暖和过来。”女主人说着随手从炕柜上扯下来一床小棉被和一床小棉褥子，把这哥俩儿安置在褥子上，给他俩盖上了干净暖和的小被。

金老汉把汉子让到炕沿上坐下，问道：“你们吃饭没有？”汉子红着脸说：“晌午在辽阳吃了点。”金老汉就叫女主人快抱柴火煮饭，待女主人要出屋时，又说：“熬点小米粥吧，主要是救孩子，要多熬点米汤。”

这位好心的金老汉是三台子的老户，叫金长有，50多岁。他老伴姓赵，也50多岁。他们有两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两个女儿，一个已出嫁，一个十五六岁。今天晚上二女儿送其侄儿到大哥家去了。老大有三个小孩，小孙子们经常到爷爷家玩，有时还在爷爷这里过夜。

金老太太在外屋煮小米粥，金老汉和山东汉子在里屋交谈。得知这汉子是山东栖霞县人，名叫齐天顺，听乡里来东北逃荒落户者

说东三省地多人少，好活。所以在正月十五之后，就带着家小4口人坐帆船过海来东北，在牛庄上岸之后，妻子乘船不习惯，加上对东北水土不服，本来在山东老家就有的咳嗽病越来越严重，虽然在途中吃过些中药，可一直不见好，到了海城之后，身上的钱都花光了，妻子也病死在一个小客栈里。此时的东北，地还未解冻，他只好把随行带的稍好一点的衣物卖了，雇了几个人，刨了一个坑，买了一张席子卷起尸体就算埋葬了。

齐天顺年近30，因家里穷，25岁时才娶上媳妇。媳妇比他小7岁，夫妻俩日子过得很清苦，但感情很融洽，这回带着孩子漂洋过海来东三省逃荒，本是怀着美好愿望的，不想妻子中途去世，齐天顺当时想带两个孩子返回老家去。可一是已无钱买船票，二是他们那点微薄的家当出来前已经变卖无遗，三是怕乡亲们耻笑，所以，牙一咬，继续往前走，到卜套的大肚川去谋生。

齐天顺的大儿子3岁，叫小大，二儿子刚出生六个月，叫小二。交谈中，齐天顺流露出想把已经快不行了的小二舍给人家，或许能救孩子的一条小命的想法。他实在没有能力把小二活着带到大肚川去。

金长有老汉听齐天顺想把小二舍给人家，他就想帮这个忙，沉思片刻之后，猛地想起了榆树屯他表哥鲁万发。

鲁万发家是一个小门小户的人家。鲁万发55岁，老伴赵氏57岁，老夫妇共有三女一男。儿子叫鲁景春，年纪三十六七岁，儿媳于氏，二十年来，他们共生过三儿四女，但都在三岁前夭折，由此鲁景春夫妻间的感情甚为淡薄，鲁景春常年在辽阳县城给人家赶马车，很少回家。

老万发的三个女儿中，两个大的已出嫁。大女儿叫金环，家在沈阳市，女婿有做布鞋的手艺，生有一子；二女儿叫银环，嫁到邻村长庄子，后来全家也迁往沈阳，以赶马车为生；三女儿叫玉环，十三四岁，相貌端秀，聪明伶俐，惹得村里的年轻人跟前撵后的。

老万发的妻子赵氏，十年前就双目失明，但由于天长日久，对自家屋子和院子很熟，拄着个棍子，只要别人不移动她的东西，她慢慢走过去就能拿上，她还可以摸索着干点零活或整理家务。

在这个家庭中，玉环是很受宠的，她也给全家增添了很多乐趣。但是全家人最感到美中不足的是至今没有个接续香火的孙子，因此，总打算有机会抱养一个孩子来。村里同姓者，有人家孩子多，想送给老万发家一个男孩儿，但老万发不要，他怕孩子的亲人在跟前，长大了不会和他们一条心。所以，想要个外路人。

金长有老汉想到表哥老万发之后，立即到外屋锅台前和老伴低声说：“我看这山东人的小儿子他养不活了。如果他真心要送人，我去榆树屯找我万发哥去，看他们要不要。”金老太太稍加思索后说：“那你得和人家说好，他是否真心要把儿子送人，另外，看还有什么条件和要求没有？不要人家万发哥来了，他又反悔，不干啦。”金长有说：“那我再往实处问问。”

金长有老汉回到屋里，又借着灯光看看闭着眼睛奄奄一息的小二。在微弱的煤油灯下，看到两个孩子长得都很端正，他又把手伸到小被窝里，摸摸小二的胳膊和腿脚，当时小二的手脚还很凉，也摸不出什么残疾，便对坐在炕沿上发呆的齐天顺说：“你这二小子是真心想送人吗？孩子送人还有什么条件和要求没有？”

齐天顺说：“孩子他娘死后，小二就得了拉肚子的病，在半路上给他喝了一些药，也不见好，孩子一天不如一天，都快要死啦，想救他一条小命，我是真心实意地打算把他送人。半路上，也有人想要这个孩子，但我怕遇上不仁义的人家，孩子虽死不了，但活着受气，我不忍心。所以，才没把孩子送出去。如果大爷有亲戚或者认识的好人家，我没有什么条件，把孩子送给人家就行了，只要能让这个孩子活下来，我还要感谢人家呢！”

金长有说：“把孩子送给人家，就要随人家的姓吧？”

“当然啦，给人家当儿子就要姓人家的姓。只要能救了孩子的